

欽定八旗通志

勅諭

卷十首

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十

勅諭四

雍正年間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上諭值班侍衛及守衛護軍等與其長晝閑坐莫若學習清語近見新挑之侍衛護軍等棄其應習之清語反以漢語互相戲謔甚屬不合且滿洲人等俱係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皇考之所遺留朕心寧不愛惜當日耆舊大臣等務以造就後進為心每將學習滿洲本務努力上進語時時教導今兵丁在值班之處互相戲謔殊非善習嗣後宜各加勉勵屏除習氣以清語拉弓及相撲騙馬等技專心致志習學有成實爾等進身之階國家亦收得人

之效矣特諭

雍正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正白旗滿洲都統穆森

等將該旗

盛京兵部郎中通濟家人王六首告伊主隱匿稅務

出銀

上諭通濟家人控告伊主隱匿稅務所得銀兩如果通濟

不完正額藏匿銀兩是乃通濟辜負國恩則伊家人之

所告為是身為職官既負國恩家人控告亦何不可今

通濟並未虧空錢糧其將稅務所得銀兩隱匿未行盡

報者雖屬非理之事然亦係旗人相沿之愚昧陋習十居七八非止通濟一人也此等積惡家奴往往謀求賣身與監收稅務之人隨往任所挾其家主之私詐索銀兩勒令放出伊家主畏其控告只得將伊放出既得放出則又復求監收稅務之人投入此等惡奴誘挾索詐之習斷不可長且凡人負國恩不干法紀雖惡奴等告以家務細故豈有將伊家主治罪之理通濟並未虧空稅額及別項錢糧且又給與王六銀兩併賣身文契

乃伊仍不知足其詐控伊主之情顯然畢露著將王六拘禁該旗行文通濟將從前訛詐伊之款項惡蹟一一問明到日嚴加審訊將此徧行曉示八旗特諭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鑲藍旗滿洲都統綽奇等因該旗原任尙書赫碩塞所欠錢糧不能完納議將伊姪及姪孫等之俸祿錢糧俱各坐扣一半其

京下扣三十二年還項請

旨具奏奉

王諭拖欠錢糧之人不能完納若坐扣伊弟兄及族中弟兄子姪之俸祿錢糧者爾等須各問其情願與否將情願代償之處於摺內聲明蓋以拖欠錢糧之人平素若果資助伊之族人及至拖欠錢糧本身不能完納伊等理宜代其償還如拖欠錢糧之人平素並無資助族人之處不願代彼償還者勒令代償可乎將此徧諭八旗大臣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四月十二日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奉

上諭本月初九日徹夜聞放爆竹想皆惡亂黨與內所遺不守本分之奸人妄播謠言使放爆竹以搖惑衆人之意耳都統高其佩聞放爆竹之聲卽傳該旗兵丁因其不能應時齊集尙至不知所措而兵丁人等乃畧不以爲意毫無驚擾愈顯衆心堅定朕深加慰悅此等妄造謠言心懷逆志之奸人不過徒抱慚憤而已似此不忠不孝妄亂應誅之輩亦豈能悖

上天而逞其私志乎要皆一一自干法網致遭誅戮而已

兵丁人等雖不以爲意視爲笑談然亦非善習兵丁等俱係在旗當差仰食錢糧之人凡事悉由叅領佐領驍騎校等遞相傳示今乃並不聽上官傳示而以私下妄播之謠言輕相聽信有是理乎卽聞謠言亦應向該管官員處問明此言何由而至以便遵行乃不計其虛實一有所聞卽輕信而從之亦殊非善習也嗣後一切事件凡有未經該管官員傳示而私下妄行播揚者聞言之下卽將其人姓名確記向各該管官員將事體之虛

實及從何傳來之處詳確詢問兵丁等能如是行之似此妄造謠言奸逆之徒自必畏懼而妄念全消矣兵丁等斷不可輕信私下妄播之謠言卽相率而行也若仍有輕信妄播之謠言附和而行之者務必查出從重治

罪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

上諭看來旗人之家僕逃亡者甚衆從前在盛京時滿洲之僕人隨伊家主於戰陣之間則奮力向前到營則汲

水造飯夜則牧馬匹其人材稍優者至有跟隨伊主建立功績且從前滿洲人性氣剛烈僕人遇有不是處亦不免於捶楚詈罵其家下僕人不但不知逃避絕無怨望之言惟一意効力及至進京之後雖漸習於安逸然其習氣尚好今歷年久遠乃棄此美習俱相效漢人家僕並不實心効力務希徼倖習學詐偽稍有不遂卽思逃避且爾等逃將安往至被緝獲或者發遣或者刺字此不但一生無有顏面並且貽子孫以羞辱爲何不

效法爾等祖父之素行美習轉效漢人家僕之惡習爾等雖係僕人亦人子也誠能各爲其主輸誠効力豈有不愛養爾等之理嗣後凡爲僕人者理宜革心向善永戒逃亡之惡習今滿洲等不能倣效從前滿洲役使僕人之道但小有拂意卽加楚辱折挫若僕人內果有酗酒妄爲與人爭鬪不守本分肆行惡亂者固當責處然亦卽應發遣何必留其在家今衣食不能使其豐足又任情折挫稍有不遂卽加以捶楚畧無愛養之意僕人

之心所以不服兼之不勝捶楚卽行逃避矣爲家主者當使僕人衣食不乏體恤使令務循於理僕人之中曉大義有知識者無幾小有不善理宜開諭教導使之悛改若有怙惡不悛者亦何必數行打罵將彼售之不亦善乎爾等並不以理使令教訓惟事折挫以此僕人之心不服豈可謂伊等之不是乎或有以枉法作弊之事使令僕人及被要挾又恐其首告竟有鎖禁欲致之於死者懷此暴虐之心又何能使僕人感戴顧戀乎且所

行如此而僕人不行首告惟圖逃避尙爲有人心者也滿洲等果能善養僕人則平民尙有願投旗下爲僕者何爲不務平民投旗之舉而顧挫辱舊僕使之至於逃避乎現今旗下僕人一年之內之避者至於四五千人不不知爾等愧與不愧朕實爲爾等羞之嗣後滿洲等將役使僕人之陋習痛加改悔善行撫育使不至於逃避迨至子孫皆有裨益亦造福之事也將朕此旨徧傳八旗官兵以及家下僕人等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十八日

上諭今聞各都統凡值議處之事或則徇庇或則重擬斷不求夫中道而私謂衆人云我等寧可重擬皇上自必從寬及朕旨意從寬伊等則云因我等從重議擬始得從寬歸結是將恩施自朕之事而仍使之感戴諸臣也朕若降旨依議伊等又謂如此從重嚴擬何以仍復依議使人歸怨於朕此皆奸宄悖逆之臣所遺惡習耳諸臣掠取美名而歸惡名於朕其事猶小朕亦能容受但

國法民風所關甚爲重大辦理公事議處人員惟在秉公平心罪重者不得從輕罪輕者不得從重朕臨御已六年矣朕因怒而處分無罪者何人誅戮無罪者何人朕因喜而寬宥有罪者何人赦免有罪者何人六年之間朕披露誠悃諄諄訓誨至再至三而諸臣尙不能信從而行事如此豈非知而故犯耶朕於何事忽畧而不留心諸臣於何事或能欺朕朕豈不辨是非未諳事體年少之主乎從前朕不時面訓諸臣竟未能悛改遵行

而乃作此閒言浮語此等罪愆非他罪可比是誠有心  
擾亂國政者人臣之罪莫大乎是今特書諭爾等若仍  
不知畏懼不知悔改存悖謬奸惡之心經朕察出定立  
行正法决不赦宥至於刑部審理旗下事務亦蹈此病  
著將此通行曉諭都統內務府刑部旗員諸臣并概行  
曉諭衆人俾共知之特諭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管理旗務王大臣等奉

上諭內務府自補授內務府御史以來於事甚有裨益現

今各旗雖有御史稽察旗務亦並未查出一事具奏爾  
等八旗無論滿洲蒙古漢軍於驍騎參領前鋒參領護  
軍參領內擇其人信實通曉文義者各旗都統等會同  
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每旗揀選八員引見朕欽點四  
員令其稽察旗務伊等任內之事仍令照常兼理如果  
行走好朕即將伊等用於部院今著暫將一應事務查  
出登記不必具奏給爾八旗數月之限將一切辦理錯  
誤未整之事查明改更倘仍有不行整理更改者於明

年正月爲始令其叅奏其稽察旗務之監察御史等仍著照常稽察特諭  
雍正六年七月初八日稽察八旗事務之侍衛叅領等奉

上諭八旗兵丁所以鼓勵教養撫恤而成就者乃都統等之專責今觀大臣等不以事爲事並不實心辦理苟且推諉遂已成習在伊等之意以爲都統之職遇補授官員則視其年久計其效力挑選兵丁則不肯受賄賂便

爲克盡厥職矣夫於補官不徇私弊於挑兵不受賄賂乃人臣當然之事有何殊異若不能辨別官員之賢否教訓兵丁使之成就又何益於國家政務且今時之大臣不比當日之大臣從前滿洲人等咸各樸實盡心事上勤慎供職於馬步射技藝不待教訓自加精練俗尙節儉生計從容故當日之大臣易於統率今時之年少滿洲等不諳素習惟事奢華賭博遊戲至於應習之滿洲技藝反不專心學習若大臣等不加意教導懲戒其

責將誰諉耶朕自御極以來將如何有益於兵丁生計使其永遠得所之處屢經降旨令大臣等議奏乃無一人開心見誠獻一嘉猷是以朕爲兵丁周詳區畫仰賴

上天垂祐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養育之恩滿洲人丁日益蕃息護軍馬甲皆有定額恐其不敷養贍朕特施恩將幼丁挑爲教養兵令食錢糧以爲養贍又軫念兵丁等遇喜喪事不能措辦特賜恩賞銀兩以濟其拮据又軫念兵丁

等之米石糶賤糴貴故設立米局以平價值又軫念年老兵丁不能當差無以養贍者遣往耕種井田凡此雖係朕爲滿洲等周詳區畫特沛之恩施仍賴大臣等仰體朕意奉行惟謹而後上澤有以下逮乃大臣中或有將應挑教養兵之人不行挑取而挑其不應挑者是將朕愛養兵丁之恩澤反爲伊等瞻徇情面之私舉矣再喜喪之事將恩賞銀兩並不作速發給任意遲延夫喜事尙可稍遲如遇喪事若不依時發給其家無奈只得

重利質貸至作債負此皆大臣等不能體朕施恩之心  
怠惰疎玩並不設身處地體貼度量之所致也兵丁等  
所藉以養家口者米石甚屬緊要若大臣官員果於平  
素開導訓誨令兵丁等皆曉然於謀生之道值領米之  
時務使存留以敷家口之資餘剩者些須糶賣何由致  
於窘迫今大臣等並不詳加教誨其不肖之徒不能謀  
生一得米石全不計及家口妄以賤價糶賣一至不能  
接續之時又以貴價糶買如此則徒令逐末之民得其

利耳雖百姓皆係朕之編氓亦不可不辨其賢否若利  
於良民尚屬有益但良善之民率在家中讀書務農斷  
不肯拋棄田畝各處謀利其惟利是圖者皆游手好閑  
之徒若使此輩獲利其良善之民反爲伊等煽誘圖利  
棄其本業流入惡習矣此於養民之道又無益也大臣  
等倘不將兵丁加意教誨導以儉樸革其奢靡妄用飲  
酒賭博等事則兵丁生計何能豐裕今戶部現存庫帑  
四千萬餘兩若將此賞與兵丁便能各立產業家給人

金定八旗通志 卷首一  
足永遠不致匱乏朕亦樂於盡發庫帑以行賞賜大臣等能保其果立產業以爲永遠之資乎若今日一經賞給卽任意妄費曾不踰時罄盡無餘又何益哉愈有以逞其妄費之心而已再大臣等或有不諭是非妄將無辜之一二人題叅邀取叅劾之名以塞其責或有將交與承審事件並不論事之輕重罪之當否亦不遵照律例妄加重擬而云恩出自於皇上夫滿洲乃國家之根本伊等祖父皆跟隨

太祖  
太宗衝鋒摧敵奮身効力繼則仰蒙

世祖

聖祖皇帝八十餘年愛恤教養之人朕豈樂於治伊等之罪哉朕自卽位以來視滿洲皆同赤子如何教訓如何施恩凡大臣等將無辜之人混行擬罪朕詳情度理予以平允之處不可勝述卽訓飭大臣等之諭旨亦甚詳備乃大臣等之私心習氣並未改易且有一種人於叅

領任內看來人頗敏捷可用及授以副都統等職則染於習俗不能稱職豈伊等福薄不克當大臣之任抑或智量才幹實屬不及朕再四思維不解其故因此朕特周詳籌畫派爾等稽察旗下事務凡事爾等務秉忠正之心篤意行之勿徇私瞻顧勿苛刻酷虐勿爲懦弱好人勿畏避大臣若係會奏之事則八人同奏或二三人欲奏之事卽二三人具奏有一人具奏之事卽獨自具奏若有不能繕寫之人欲面奏者卽請口奏如此則爾等之人品才幹朕皆得而知之視其才具可稱何職者朕自酌量補用爾等皆係選擇之能員若實心効力不但朕加獎用卽

上天

聖祖仁皇帝之神靈昭鑒必且錫爾等以福矣朕爲兵丁屢降之旨大臣等並未詳悉開導曉諭衆人爾等將朕此旨曉悟衆人甚屬要緊勿負朕選用之恩勿玷爾等專任之職各加勉勵特諭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議政王大臣等奉

上諭諭前鋒叅領護軍叅領驍騎叅領侍衛御史小衙門  
堂官等現今八旗副都統缺甚多凡朕知其大概之人  
俱經錄用繼則王大臣等薦舉之人亦皆錄用看來俱  
屬平常其爲侍衛叅領時皆係可用之人一經擢任大  
臣卽時改變不似從前只圖保身事事推諉並不實心  
爲國効力是或薦舉之時遺漏賢員未薦或大臣等陋  
習浸染之所致朕俱不解其故夫人之才能與爲國宣

力之心惟已自知之王大臣等薦舉之時如何能深知  
其衷心與其才能乎爾等有素抱才能矢爲國効力之  
心者可自行薦舉勿以自薦爲嫌羣相退縮也身列大  
臣則爲國効力之處亦大若責任輕者於黽勉供職之  
外不得越分妄辦大臣之事其効力之處小矣且滿洲  
官員並不分文武若以自薦爲嫌恐有不合但知兢兢  
自守彼戰陣之時奮勇先登不惜身命者豈非効力國  
家耶果有爲國効力之心勿論何地均屬一體有何瞻



顧退縮之處古人尙有由白丁自薦者况爾等俱係現任職官理宜自行薦舉與其爲人所薦不若自薦也將此曉示伊等俟各自薦舉後朕再斟酌錄用特諭

雍正六年九月初六日

上諭原任南陽總兵官李永陞居官不職且得受軍政陋規經接任官叅劾部議革職治罪具奏朕令發往阿爾泰驛站坐臺効力今年春間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見原任四川總督李國英擒剿逆寇勞

績茂著因命查其子孫帶領引見比將伊孫李永安授爲副叅領並知李永陞卽李國英之孫特從臺站地方調回授爲叅領面諭之曰爾不自念爾之祖父勉爲好官然朕心實不忍忘爾祖父之勞績也今加特恩宥過錄用爾其思之勉之昨該旗奏伊名下應追未完銀兩伊情愿變產扣俸完納朕又降旨免追矣大凡官員等之祖父爲國家宣力抒誠致身殉節者其子孫應體祖父之忠心倍加黽勉以紹家聲斯不愧名臣之後若犯

欽定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法婪贓虧空國帑不修名節有玷家風是不忠之外又  
加不孝之罪以情理論之應加倍重懲然朕繼述  
先志褒功獎善追維往昔時時眷注於懷是伊等不肖之  
子孫忍於自忘其祖父而朕則不忍以其子孫之不肖  
遂忘其先人之善不加恩於其後嗣也著八旗通查凡  
有祖父陣亡盡節及偉績殊勲載在國史而子孫犯法  
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著該旗大臣等秉  
公據實確查具奏又漢人中如嵇曾筠之父錢以壇之

祖皆能抗節捐軀舍生取義已荷國恩優加榮獎又如  
趙申喬楊宗仁清廉公正乃國家實心任事之大臣其  
任內一切應賠銀兩朕豈忍令其子孫賠償已經降旨  
槩從寬免不得絲毫牽累著各省督撫等確查所屬有  
居官清正如趙申喬楊宗仁湯斌陳瓊張伯行之比而  
其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俱行  
秉公據實具奏不得稍徇情面其祖父若係陣亡盡節  
者亦照八旗例查奏八旗及各省督撫查奏之處俱著

具摺交送內閣陸續進呈候旨特諭

雍正六年十月初六日

上諭諸王大臣鑲黃旗副都統滿珠西禮奏稱京營武弁等員叅將以下千總以上不宜專用漢人亦應參用滿洲等語其詞甚為荒謬從來為治之道必在開誠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存分別彼此之見則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視豈可以為治乎天之生人滿漢一理其才質不齊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當辨其可否

不當論其為滿洲為漢人也自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卽滿漢兼用是以規模宏遠中外歸心蓋漢人之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變亂之際漢人中能奮勇效力以及捐驅殉節者頗不乏人豈可謂漢人不當用于滿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貪贓壞法罔上營私之輩豈亦可因其為滿洲而用之乎且滿洲人數本少今祇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尙覺足以辦理若如叅將以下之員

欽定八旗通志 卷首十  
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甚爲不敷勢必有員缺而無  
補授之人朕屢諭在廷諸臣當一德一心和衷共濟勿  
各存私見而分彼此在滿洲當禮重漢人勿有意以相  
遠始爲存至公無我之心夫黨同伐異之習蓋天下之  
人有不必強同者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有異如滿  
洲長於騎射漢人長於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餘東南  
之人穎慧較勝非惟不必強同亦且可相濟而爲理者  
也至若言語嗜好之間服食起居之末從俗從宜各得

其適此則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縣  
亦有不同豈但滿洲與漢人爲有異乎其實人之所以  
爲人者事君當忠事親當孝臣子之職當公爾忘私國  
爾忘家則其理本無不同又何得相矜以所長相笑以  
所短相悅以所同相憎以所異也向來爲此言者亦有  
其人蔡珽傅鼐等皆曾陳奏朕思爲此說之故有二一  
則識見卑鄙毫無所知之人故有此區別之情一則懷  
挾私邪思欲撓亂國政之人故爲此謬妄之論也朕臨

御以來惟以四海爲一家萬物爲一體於用人之際必期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故凡秉公持正實心辦事者雖疏遠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已壞法亂政者雖親近之人而必黜總無分別滿漢之見惟知天下爲公凡中外諸臣皆宜深體朕懷同寅協恭股肱手足交相爲濟則國家深有倚賴久安長治之道必由於此也特諭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三日

上諭滿漢文武大臣今日冬至祀

天於  
圜丘天氣晴明和霽迥異平時朕御極以來時時默禱凡遇

壇

廟祭祀典禮所關皆求

上天賜以晴和天氣而齋戒之日朕必虔誠敬謹以爲昭格之本不敢絲毫怠忽乃數年之中果蒙

上天鑒察朕心每逢祭祀典禮或先期風雨或過後陰寒而本日行禮之時必然晴霽暄和此萬耳萬目所觀瞻

金定人方通元  
卷首一  
歷歷不爽者間有無知之輩奏稱天道渺茫恐難預必  
朕諭之曰若果天道不符朕之所禱必是朕心不誠朕  
當作災異會倍加警惕修省言者慚赧而止大抵妄誕  
無稽之人則以爲天乃清虛之氣去人甚遠何能有感  
必應而庸愚鄙陋之人又以爲神明之道可以禱求獲  
福而以私意干瀆豈知褻慢已甚不但不能獲福且至  
得罪於鬼神矣天道至公惟佑善人一念善天必錫之  
福一念不善天必降之災且天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

後左右之間帝王有帝王之天臣工有臣工之天卽匹  
夫匹婦亦有匹夫匹婦之天舉首卽是動念卽是不以  
貴賤而殊亦無須與之離也善惡之報全視乎其人之  
自取以善念而得善報以惡念而得惡報卽如播種者  
種稷則生稷種黍則生黍又如擊器者擊金則爲金聲  
擊石則爲石聲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然善惡之分又  
必視乎其心之公私倘存心爲公則雖懲創多人誅戮  
多人亦適足以成其善而可以獲福存心爲私則雖保

全多人竟釋多人亦適足以成其惡而至於獲譴夫所謂私者不但徇情枉法婪贓受賄然後謂之私有沽名邀譽之念亦是私有計較利害之念亦是私有迎合君上之念亦是私有垂名後世之念亦是私必須利害得失全不計及只一念順理而行以俟天命此卽所謂誠也然必敬而後能誠故古之聖賢以主敬爲本惟其主敬是以念茲在茲不愧屋漏不慚衾影處處可以對天則不善之念又何自而萌乎既無不善之心則是一身

之中方寸之內但有獲福之基而無招禍之理焉有不荷神明之默佑而順適暢遂者乎此朕身試之而確然見其無毫髮之或爽者爾諸臣試遵朕言而行自然覺悟自有效驗也總之爲君爲臣之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而用人行政卽在敬天勤民之內爾等每當頒祿受賞之際咸感激以爲主上之恩不知朕之所以自奉與逮及大小臣工者皆百姓之膏脂也君若臣共受百姓之奉養而於教民養民之道漠不關心聽其失所清夜

摠志何以自安尚云可以對... 天地而無慚乎吾君臣當共勉之特諭

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上諭從來開國之初必有從龍之佐或闢疆拓土茂建崇勲或陷陣衝鋒捐軀殉節至於承平之後伐叛討逆其抒誠宣力之臣壯猷忠節並足以垂光竹帛流譽無窮凡為人主者據情據理必無不存篤念忠勲之心於本身厚加贈卹尤切望其子孫人人成立克紹前徽以永

受優待功臣之澤若忠節之後廢墮家聲乃朝廷所不忍聞也則為之子孫者自當謹守家風努力奮志砥礪廉隅世世為國家有用之材以繼述先烈卽或貧窶不能自振國家自必加以恩澤周恤其身家而不至於困苦無依也乃功臣之後往往有不肖子孫自甘敗類或謀私結黨欺君悞國或貪贓壞法虧空國帑陷身刑辟或發遣邊遠或妻子入辛者庫在國家之法雖宗室懿親亦不能曲為寬宥豈能於忠節之子孫別開寬假之



欽定八旗通志 卷一百一十一  
路乎此等人不念先人之心跡以致深負國恩非惟不忠更兼不孝其祖父有知亦應深惡而痛絕之且使國家遇此等之人若寬之以恩則法有所不伸若置之於法則情有所不忍爲君者實處兩難之地則其人之罪尙可言乎然伊等忍於負國而并忘其先人朕豈忍不念舊而不推恩及其後裔上年降旨令各旗將功臣之子孫內有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一一查出具奏今年各該旗陸續查奏前來朕詳加披覽斟酌情罪或其

中勲節之後嫡派止此一二二人者如施世驊馬爾璣三格窩赫王錢蘇成馬忻炎陳朝炎洪德標金啓復金式訓金習禮范光廷噶楚哈李天生孫元起楊天樞常履坦陳履坦張瑄張珂何紹祖金瑗四格達喀和爾圖王績陳泰常履謙郭朝政傅善剛愛王拭二成格富寧李隆昇碩瞻關保住寧古齊劉元泰劉元祿常住范時捷范宏璧范宏恕夸岱法海慶恒慶泰補希松阿延岳興阿庸德廣德額倫特孫查齊圖思海覺羅哈占滿保伊

林阿阿奇達共六十一員名下應追未完銀兩共五十四萬六百九十五兩金五百兩米一千七百二十一石此各項錢糧俱係國家公帑非朕所得私自用恩豁免者著將內庫銀兩照數撥補代為伊等完項其或擬以充發監候及妻子家屬入辛者庫等罪者槩行寬釋凡此邀恩宥貸之人皆當捫心自愧刻骨銘肌并勉其子弟遷善遠辜毋或仍蹈故轍倘再有過犯豈能再邀倖免而凡屬忠節之子孫皆當以此為戒共加奮勉以毋

貽前人之羞倘因此次格外之恩或生玩法之念是朕之加恩不能勸人為善轉至導人為非矣豈不重負朕念舊褒忠之至意乎凡此寬宥人等倘有貧乏不能自給者准其於該都統處具呈俟該都統奏聞朕當另加恩恤以存養之其餘八旗所查功臣之子孫可寬者亦無幾候朕再加詳閱發出特諭

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五日

上諭國家設兵衛民所以安良除暴雖尚武勇之力然必

金匱要略卷之八  
謹守法度顧惜廉恥不爲犯法干紀之行始不負朝廷  
參養之恩可以有上進之望平時因八旗兵丁乃國家  
之根本所以養之者恩甚高厚偶有差遣征勦之事復  
加意體恤賞給各項銀兩行糧之外復給坐糧所以籌  
畫其用度養贍其身家者至周至渥矣爲兵丁者自宜  
感戴國恩兢兢奉法共知自愛以邀爵賞而沐寵榮况  
朕之訓飭教導者至再至三豈伊等尙不知猛省痛改  
惡習乎乃自藏回陝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騷

擾居民之事經撫臣憲德兩次叅奏共一百三十餘名  
似此負恩犯法無知無恥綠旗兵丁之不如不顧人之  
鄙笑朕實爲汝等深愧之况其所得能有幾何豈因此  
足以養身贍家而乃輕犯國憲自罹罪譴耶乃一時率  
其獷悍之性不知檢束以致身投法網罪無可逃能不  
愧悔卽伊等明理知義之父兄戚屬及同列之兵丁等  
聞之見之亦諒無不切齒痛恨代爲之羞也况損人利  
己者天理之所不容強奪橫取者國法之所不容爾兵

丁等試思之同爲父母生育之身又受國家教養之澤  
並不至於無衣無食顛連困苦也卽至此極尙當勵大  
夫志以勉盡大義方是若果安分守法則才力稍優者  
可以冀望上進卽中平之人得食錢糧亦可以養贍妻  
孥柰何惟利是貪而不顧天理不畏國法爲此可羞可  
愧之行乎今將該撫所叅各款一一開出並降此旨著  
通行曉諭八旗兵丁及各省駐防兵丁俾伊等知同列  
中有此無恥之事必致敗露不能掩藏自後共相儆戒

勿爲習俗所漸染而凡有統領管轄之責者皆當仰體  
朕心申明紀律時加開導則兵民和睦共享昇平之福  
於久長否則國法具在徒陷身於罪戾而獲不忠不法  
之名豈不可憫之甚乎思之勉之將此諭交與八旗及  
各省駐防管兵官員等著各抄錄一道每月傳集兵丁  
敬謹宣讀令其觸目警心時時檢束恪謹遵奉特諭

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諭嗣後凡二三衙門會議會審之事或因一處已經行

欽定大清通志 卷一百一  
三  
催而他處尚未辦理者著已經行催之衙門卽繕摺奏  
聞雖經行催不行具奏日後若因遲延治罪仍將此不  
行具奏之衙門一併議處如奏聞之後以爲已經具奏  
日後縱有遲延與已無涉仍將事件依然遲延者亦將  
此衙門之大臣等一併議處將此通行曉諭八旗及各  
部院特諭

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

上諭今年春夏以來屢沛蠲免寬恤之政中外臣民皆以

爲沐朕浩蕩之恩而不知朕施恩之故自朕之接待天  
下臣庶朗然如青天白日無不可以共知共見隱微况  
怡親王不幸仙逝朕思其美善尤不忍不以朕之本意  
明白宣諭使衆共知之朕御極之初命怡親王管理戶  
部事務朕知戶部庫帑虧缺甚多令王清查辦理王奏  
云此項虧空歷年已久清查之後必求皇上開恩寬免  
此時朕姑應之及王遵旨查出虧缺之項至於二百五  
十餘萬兩之多王奏請以將來餘平飯銀陸續代爲完

補朕以歷年該管官員侵蝕國帑藐視國憲若不責令  
賠補何以謹度支而清弊竇於是飭令開報著追未從  
王之請王始而變色後卽遵旨悉心辦理是以中外之  
人但知戶部多年虧項自怡親王查出甚至無識小人  
有謂王過於搜求者而不知王之請免追究請爲代完  
幾番陳奏之苦心若斯之懇切也數年以來在外該員  
名下追出者不及十分之一二而怡親王以餘平飯銀  
代爲補完者則已十之八九然則各員之應完而不完

者其銀豈又免乎其罪尙可貸乎今春朕見怡親王抱  
恙未痊因思王從前懇切陳奏之意特降諭旨將各員  
未完銀槩行免追以遂王之初願一日朕向王言之王  
悚惕不寧曰此皇上寬大之恩非臣所敢冀望者此戶  
部庫項之始末朕不忍不宣播於衆者也王曾奏稱皇  
上用法稍覺嚴厲朕語之曰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  
此時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蓋朕雖未卽從王之言  
而王一片寬厚忠直之意未嘗一日不在朕心也近見

貪贓侵帑作奸犯科之風漸次止息吏治漸次肅清因  
思王言特沛恩膏將雍正三年以前各直省官員名下  
應追銀兩令該部清出請旨豁免三月間王來見朕朕  
語以施恩豁免之意王對曰此皇上如天之仁宸衷獨  
斷若云出自臣奏臣萬不敢居也朕意欲俟秋冬之間  
將內外大小文武官員叅罰各案悉行寬免准其開復  
此意亦曾向大臣等言之適因京師四月雨澤愆期朕  
齋心虔禱之餘遂頒寬免開復之旨庶幾集中外歡心

感

天和而施甘澍果蒙

天降時雨四野均沾凡此數事皆朕念王之忠從王之言  
而布此寬大之典也王一生爲國爲民濟人利物之事  
不可枚舉常存惟恐人知之念若朕偶宣露則王之惶  
悚不可名狀是以王在生之日朕不肯違拂其意以此  
揚播於衆今王已仙逝若朕仍秘而不宣則內外臣民  
隱被王之厚德而莫知其由是朕泯王之善也此心何

欽定大清通志 卷一百一十四 禮儀四 三  
以自安據天理本良朕實難於隱忍况王之懿美多端  
筆不能述姑就此言其大槩耳特諭不宜限內限外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諭  
上諭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大患則祀之此崇德報功之典于  
古不易者而人心懿好之公感恩戴德永慕追思有功  
於一郡則一郡祀之有功於一鄉則一鄉祀之此又緣  
人情而制禮自古及今名賢碩彥享俎豆而奉烝嘗者

不可勝數然其功德未必盡如吾弟怡親王之大且深  
也王忠孝兩全智仁兼備嘉謨經國渥澤安民其美難  
以枚舉試舉其功在  
社稷之大端而言之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理財與用人並  
重蓋必國用充足然後可以嘉惠於民王自總理戶部  
以來謹領度支均平貢賦月要歲會令肅風清無弊不  
除無惠不舉如江南江西浙江之浮糧乃  
皇考多年欲行裁減而格於部議者王則體



皇考愛民恤下之心佐朕減賦賜租之政悉心經畫奏請  
蠲除俾民力寬紓催科不擾此王之功德及於三省者  
也又如戶部庫帑累年虧空至二百五十萬之多王則  
經理多方代爲彌補使各官脫然無累子孫并免追賠  
此王之功德及於衆姓者也又如朕因怡親王之奏而  
蠲免多年之逋欠寬宥各官之處分此王之功德及於  
天下者也又如府庫充盈儲蓄完備是以軍需所用至  
逾千萬皆取之裕藏而裕如一絲一粟無煩小民之供

億此王之功德顯著於軍國而隱被於蒼生者也又如  
極風沐雨冒暑衝寒徧憇京畿興修水利俾數千里沮  
洳之地變爲膏腴數千年創始之規永爲樂土此又畿  
輔百萬耆民所涕泣而道之者也且王謙冲納善誠信  
交孚其在戶部也則與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籌畫清  
釐和衷共濟其營水田也則與大學士朱軾相度指示  
合志同心諸臣有爲國之惻王則深敬禮之諸臣有治  
事之才王則若已有之待之以腹心親之如骨肉其他

金定八加通元 卷首一  
三  
保護善類推賢讓能之美筆不勝書此又舉朝賢大臣  
銘諸肺腑寤寐勿諼者也八年以來王輔弼朕躬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內外大小臣工敬  
王之公服王之明感王之誠畏王之直無不感化漸摩  
洗心滌慮敦潔已奉公之義成大法小廉之風興賢育  
才崇文敷化此則吏治澄清而溥海士民莫不被其澤  
者也至於教訓侍衛練習禁兵培養人才振興士氣俾  
將弁可備干城之選軍旅皆成義勇之師此又武備修

明而內外戎行莫不收其效者也王之嘉言懿行鴻勳  
偉績人則知其大槩而不能悉其全朕則全知之而亦  
不能備舉也王應運而興歸全而逝古稱聰明正直之  
謂神詩經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莊子曰傳說乘東維  
騎箕尾而比於列星然則王之靈爽在天千秋不泯更  
復何疑國家崇報之典已仿古人書於太常祭於大烝  
之禮特命配享

太廟而天下官民感王之恩慕王之德者莫由展其焚香

報享之忱則於禮有闕而情未申然朕未降諭旨則又不敢舉行昔潮人奉韓愈之教於其歿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然則王之遺愛在人動人思慕而仙靈之福國佑民有禱必應者豈不更駕於韓愈哉著通行內外直省有欲爲王建立祠宇歲時展祀者著奏聞准其舉行或塑遺像或設神牌聽之其不能深知王之功德者不必行若隨衆從事而不出誠心則是獲罪於王吾弟神明亦必不享也若有存迎合之心勉強

從事者朕訪聞得知必嚴加治罪朕御極以來爲世道人心計懲奸鋤暴用法不得不嚴而心懷悖逆之徒滅絕天良遂視朕爲仇敵近日敗露者已屢見之矣但朕非出於不知而無意爲之者將來怡親王建祠之後或怨朕之人不得逞其志而遷借於王以洩悖逆之私忿妄生謗議暗事摧殘者必有之然此皆與朕爲梗於王無與也若朕萬年後吾弟之隆盛功德百世流芳愈久愈能彰顯處朕可預信之矣特諭

雍正八年六月十九日內閣會同宗人府將怡親王諡號應加之字謹擬具奏奉

上諭怡親王諡號著用賢字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廷臣恭擬

皇考聖祖仁皇帝尊諡朕刺指血濡筆恭定今吾弟怡親王諡號朕滴淚研硃以定此並諭諸王大臣等知之特

諭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上諭尚書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濫刑也吾弟怡賢親王嘗奏朕云今法司衙門凡有審問事件並不究其情之虛實動以來訊夫聽斷之下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設誠以待之據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實者何庸夾訊倘有証佐確據情罪顯著而本犯猶狡獪不以實供則不得已而用刑若並不詳鞫其情而槩用重刑嚴訊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

免有冤抑牽累也吾弟之言如此是以八年來凡朕交  
王承審數十件繁難大案皆以誠敬用心以情理感格  
愚頑簡孚閱實俾各自將罪犯委曲招吐從未嘗夾訊  
榜楚一人而諸案情罪無不允當吾弟之存心忠厚如  
此凡爲法司者皆當奉以爲法也今外省有司旣不能  
聽辨五辭無明決折獄之才每遇重大案件至期限將  
滿之時慮及處分則連用重刑該犯欲緩須臾之命凡  
官吏訊問之語靡不承認遂據其供招鍛鍊成獄且凡

遇命盜案件其中牽連之人有司亦明知其無辜而欲  
爲開釋恐致上司之翻駁遂有非夾棍不能歸結之論  
夫欲保全一己之功名彌縫上司之查駁無論情之虛  
實罪之輕重輒用三木以訊每致未結而有刑斃之人  
此其居心尙可問乎從前阿爾松阿爲刑部時不能剖  
斷曲直乃各將原被告之一足共一三木此天良喪盡  
之人視夾棍爲兒戲其心之殘忍慘毒甚矣未幾而身  
爲叛逆不能保其首領善惡之報施其有爽乎吾弟怡

賢親王之存心仁恕固不待言而其本懷總不欲使天下有一冤抑之人俾國家受濫刑之議此其忠君愛國之心出於誠懇篤摯是以凡有聽斷歸於至當能使羣議帖服刑章式敘也今吾弟仙逝之後凡啟靈大祀之日

上天必賜以清和景象而羣工黎庶致其哀慕深情誠千古以來未有之賢王此天之報吾弟亦云厚矣吾弟嘉猷入告之事不可勝數偶

因戒飭問官輕用三木一節將吾弟敷奏之言宣示於衆且布告各省有司咸以吾弟怡賢親王之聽訟居心奉爲按鞫之規範則明慎用刑庶幾咸中有慶矣著凡掌刑名衙門將此諭刊榜永示於堂署特諭

雍正十年閏五月初九日

上諭八旗人等昔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天人相感之至理自古及今未嘗或爽朕以此訓導天下臣民者至詳且悉矣邇年以來如去夏今春京師亢旱地猶微

動未嘗寧息朕戒慎恐懼思過省愆幸邀

上天慈恩錫以霖雨不致大爲災患然

上天垂象示儆之意必有由來朕留心體察於旗人得一

二事似有抑鬱不舒之氣以致上干

天怒朕不得自寬衆亦各應自省也如用兵準噶爾一節  
八旗將士遠役於外拋其室家離其骨肉其父母妻子  
盼望憂思或者意中以朝廷不恤士卒謂此舉過當乃  
可已而不已者不知準噶爾賊夷狡獪克頑世濟其

惡擾害我臣服之蒙古窺伺我西北之邊疆若此賊不  
加懲創則蒙古不獲安居蒙古不獲安居則邊塞不得  
寧謐我八旗之人顧能優游燕處度外置之乎是知

皇考經理於前朕紹述於後皆出於萬不得已並非窮兵  
黷武欲拓地開疆而疲勞將士於沙漠窮荒之地也觀  
近日賊夷跳梁之狀以我朝大兵駐劄邊境而猶心懷  
覬覦敢肆狂逞若此則從前雖欲棄置不問以圖息事  
寧人豈可得乎國家養士於平時原欲服勞於一日將

士受恩於屢世本期報效於行間况我滿洲八旗人等  
忠義之心勇敢之氣實無與比倫爾等祖父自從龍入  
關以及各處征討削平寇亂皆以捐軀致命爲榮以老  
死牖下爲恥今乃承平日久習於晏安因數年之征戍  
卽生愁怨之心而忘乃祖乃父之勞績何志氣隳惰自  
暴自棄一至於此乎從來急公殉難者享千古不朽之  
榮名而奏凱獻功者膺國家寵褒之爵賞豈但出征弁  
兵當勇往奮興爭先恐後卽其父母妻子亦當深知大

義遏抑私情務其遠者大者如此則忠君報國之悃誠  
必蒙

上天垂鑒默加福佑大功可以立成凡列在戎行者均受  
國家逾格之恩澤矣又如催追虧空一節聞八旗人等  
亦以爲苦累獨不思居官之人侵盜國帑剝蝕民膏律  
以國法皆在不赦之列朕以習染旣久人數衆多不忍  
加以刑戮特從寬典勒追還項以儆將來之貪官污吏  
使知侵盜橫取之物不足以長子孫庶可以止奸貪而



厲廉恥則風俗漸移人心各正衆得有受恩之地朕愈樂乎加恩此朕之苦心實欲爲計久遠也若云朕爲財物計而爲此綜核之舉獨不思十年以來朕之減除正賦蠲免積逋與夫興修工程賑濟賞賚加惠於官弁兵民者所費不下數千萬曾無吝惜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豈有惟與旗人較量錙銖不顧啟人之非議乎卽論遠近權多寡亦寧肯爲此施措哉且雍正三年以前之舊欠朕已令該旗大臣等查奏酌免矣朕之意旨旗人

旣未能悉之而該管官員又不能宣布開示每於督催著追之時過嚴過刻甚且牽累無辜希圖卸責此庸劣不忠之大臣奉行之不善致令有不明義理之小人心懷怨懟而身任其事者復自謂無可奈何更隱示以爲奉朕旨出朕意朕旨果如是乎朕意豈如是乎

上天神明自有照鑒夫身犯罪名事後猶不知悔上施教育沐恩復不知感與夫爲已忘公忠愛不存者此皆乖戾之氣必致上干

天和行遭譴責朕時深警畏復深憫惻或逆黨之餘孽有意擾亂引誘人心於不善亦未可定用是再頒諭旨通行曉諭倘八旗人等果能遵朕訓誨洗滌肺腸感國恩之深厚體朕意之淳誠莫被奸邪浮言之所惑共矢愛君親上之懷永絕昧理欺公之習則可以立身者卽可以報國不但朕之沛澤施恩必先自旗人始而

上天福佑善良諸事吉慶有可預信其必然者特諭

雍正十年七月初一日

上諭本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原以捍衛地方申明武備

其歷來所定規條俱屬盡善無可更張之處乃數年以來以一二事陳奏於朕前者重見疊出不下百餘次其識見甚爲庸鄙朕悉置之不論未曾降旨申飭乃近日仍有不知而妄瀆者是以特行宣諭以覺愚蒙一則奏稱駐防兵丁之子弟宜准其在各省考試獨不思國家之設駐防弁兵原令其持戈荷戟備干城之選非令其攻習文墨與文人學士爭名於場屋也在弁兵之子弟

有能讀書向學通曉文義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廣伊  
等進取之途並未嘗禁其從事文學今若悉准其在外  
考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尙虛名而輕視武事必致騎  
射生疎操演怠忽將來更有何人充駐防之用乎况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所以教養弁兵者至周至渥  
如果應行早已著爲令典又何待今日之喋喋敷陳乎  
一則奏稱駐防兵丁身過之後其骸骨應准在外瘞瘞  
家口亦應准在外居住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

差之所京師乃其鄉土本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  
歸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將見駐防之兵  
皆爲漢人是國家駐防之設竟爲伊等人籍之由有此  
理乎以上二條皆事之必不可行者著將朕旨頒布於  
外俾無知之人豁然省悟不復再行妄奏特諭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諭凡奏事惟據實敷陳毋用頌揚之語屢經降旨訓飭  
今閱奏摺仍有瑣瑣用頌揚語者不但披覽之下殊覺

煩冗而伊所奏之事反致不能詳盡是大臣等未將朕  
訓旨曉示耳著再行傳諭凡奏事惟敷陳正意其稱頌  
浮辭不必敘入特諭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上諭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  
白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葵以虜爲鹵等字樣閱之殊  
不可解揣其意蓋妄爲觸本朝之忌諱曰避之以明其  
敬慎此固背理犯義而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地所畫

之境也上下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  
中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  
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  
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之臣民外而蒙  
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滋山陬梯航納貢之倫莫不尊  
親奉以爲主乃復追遡開創帝業之地目爲外夷以爲  
宜諱於文字之間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  
上下不且悖謬已極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

夷之人也舜古之聖帝而孟子以爲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爲周之臣子亦以文王爲夷然則夷之字義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爲諱也明矣至以虜之一字加之本朝尤爲錯謬漢書注云生得曰虜謂生得其人以索貫而拘之也敵國分隔互相訛詆北人以南爲島夷南人以北爲索虜唐漢宋元明邊烽不息每以不能臣服之國反以爲虜我滿洲住東海之濱並非胡人亦從未被虜若言東夷之人則可況今普天之下率

土皆臣雖窮邊遠徼我朝猶不忍以虜視之惟準噶爾背天逆命自棄於王化之外或可呼之爲胡虜耳至若王師入關漢人順命心悅誠服而爲臣子在本朝雖不忍以漢人爲虜而律以生得之義漢人實乃本朝之虜也乃轉以本朝爲虜而諱言之豈獨昧於大義並字義亦失之矣不亦謬乎總之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也上下一體也君臣父子之分定於天也尊親忠孝之情根於性也未聞臣子之於君父合體同心猶可以絲

毫形迹相歧視者也我朝正位建極百年於茲矣

列聖相承功德隆盛迨

世祖章皇帝入撫中夏救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仁心

仁政洋溢中國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中國之

聖主自堯舜以來莫可比倫朕以涼德繼承統緒勤求

治理勉效

祖考雖未能跋及萬一然十載之秉公矢誠朗如天日滿

漢蒙古並無歧視此心久為臣民所共曉矣夫滿漢名

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也文移字迹未便混同初非留

此以為中外之分別乃昧於君臣之義者不體

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迹於文

藝記載間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以此為臣子之

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侮慢大不敬之罪而

不可追矣此皆始作之大奸大逆譏訕之辭後人由之

而不覺淺夫寡識至於如此朕於大義覺迷錄中曾經

詳悉開導實憫天下士民無知而自蹈於大罪想天下士民今已深悉茲見書籍避忌之謬妄重爲反復曉諭嗣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督撫學政有司欽遵張揭告示窮鄉僻壤咸使聞知其從前書籍若一概責令填補更換誠恐卷帙繁多或有遺漏而不肖官吏遂借不遵功令之名致滋擾累著一併曉諭有情願填補更換者聽自爲之特諭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上諭旗員隨任子弟定例年至十八歲以上始令歸旗其在京之世襲官年至十歲以上者送義學讀書今西寧道楊應琚之子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楊重敷現隨伊父任所年甫十歲未至歸旗年分該旗乃引在京世職入學讀書之例行令歸旗殊屬錯悞著交部查議至於八旗有似此違例將隨任子弟未至年分行令歸旗者亦著該部行查一併交部查議特諭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上諭向來八旗官員遇有吉凶之事競尚繁華恣意糜費以致兵民效尤罔思樽節重有累於生計朕屢加訓諭並令九卿等按其品級分別等次酌定規條頒行已久伊等自當體朕教養之苦心各循職分謹守章程以爲仰事俯育之道乃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誇多鬪靡相尚者不知聖人教人以生養死葬合禮爲孝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朕之教人亦

卽此意如曰父母之葬祭必以耗財爲孝獨不思蕩廢家產以致不能顧恤品行辱及先人其不孝也更爲何如子女之婚嫁必以厚資爲慈獨不思無所貽謀以致不能養育子孫饑寒困苦其不慈也更爲何如况越禮踰分之事但覺可恥更有何榮朕之提撕警覺已至再至三而庸愚之人尙未醒悟今特再行宣諭該都統等務須諄切化導並不時稽查俾八旗人等遵照所頒定例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陰違負朕崇儉黜奢維風訓俗



之至意倘視爲具文仍踵故習經朕訪聞必將該都統等一併議處特諭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諭八旗所拴官馬下五旗竟有給王公等之護衛官員親軍等拴養不時乘騎者官馬之設特以備要事之用每日乘之俾其勞苦何得肥壯著交與八旗大臣等將各旗官馬務令應養之人拴養該管官員等不可妄徇情面給與不應拴養之人令其乘騎著都統等不時留

心查驗特諭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三日九卿等奉

上諭從來滿洲風俗於尊卑上下之分秩然有禮卽冠履亦從不濫置一處此風實應永爲典則當年

聖祖仁皇帝惟恐古風漸遠時頒

諭旨諄切告誡朕卽位以來敬謹奉行凡於本章奏摺中

遇有

壇

廟等字者必敬謹捧持不敢置於牀座近見滿洲薰染漢習諸凡輕忽禮意漸弛竟有將彙案任意安放靴鞮間者此風不可不嚴爲整飭以儆玩褻嗣後部院及八旗官員人等於一切稿案或置懷中或貯囊內皆可携行不得夾帶靴鞮之間該管上司務須嚴行查禁違者卽行叅處如不實力遵行經朕查出將該管上司必加嚴處特諭

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十

